

归正之声

《克罗尼文集》

“我信……圣而公的教会”

教会是要被信的吗？使徒信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要以信靠父神、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同样方式信靠教会。但是我们的确信圣而公的教会；教会自身就是涉及基督徒信仰的问题。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教会是神的创造，并不仅仅是人的机构。它是另类的，甚至是陌生的。就教会而言，科幻小说的最令人神往的幻想是真实的：他们的成员是“外星人（译注：‘外星人’与‘寄居者’在英文中都是alien）”，尽管他们没长着尖耳朵。他们的归宿也不是另一个行星，而是神自己的天堂。社会学家发现教会相当叫人困惑，这并不奇怪。甚至基督徒在描述教会的时候也有特别的麻烦。路德声称一个七岁的女孩知道教会是什么，但他却需要写下数千字以解释她所理解的。教会是另类的，因为它是神所重生的家庭、基督的聚会和身体、圣灵的居所。

我们可以怎样来描述教会呢？一种方法是用圣经中的比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的家、圣灵的殿。保罗·米涅（Paul Minear）发现有不少于九十六个比喻和类比用于新约中的教会。一些比喻成了有名的暗喻，塑造了对教会的理解。基督的身体这一比喻曾被用来倡导一种有关教会的圣礼看法：从道成肉身延续下来，教会自身成了圣礼。使用同样的隐喻，否定基督肉身复活的自由派人士宣称：耶稣从死里复活只不过是暗喻性的讲法，也就是说，祂以祂的身体即教会复活了。因此，如果脱离了上下文，甚至圣经中的比喻也会误导我们。没有任何一个隐喻概括了其他的，它也没有把所有非比喻性的圣经陈述包含进来。

尼西亚信经定义教会的属性为“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威斯敏斯特信条采用了有形和无形之间的对比。其它的已做出的此类区分如下：地方性的和普世的；争战的和得胜的；组织和有机体。当被指控分裂教会的改教者面临有关教会标志的关键问题时，他们说神的道和圣礼（与纪律一道施行）标志着基督的真教会。

为了避免在这么多关于教会的看法中受迷惑，我们需要定睛于新约教会藉之而建的使徒福音。福音的救恩真理是要被相信，并且传讲给万民的。福音也是要活出来的，因为，这就是真道，圣洁标志着圣灵的工作。再者，这种相信、传讲和活出是发生在群体内部的。那些在基督里面的人在一个有机体之内彼此联合。有一个圣洁、属灵的命令给属神的群体。它不像其它组织那样组成，而是属天的子民、一群奔走天路的人，正向着基督再来的日子前行。

藉着福音审视教会，帮助我们看到了关于教会的不同的描述是如何互相结合在一起的。教会是使徒的，因为它起源于使徒蒙呼召去完成广传福音的大使命。教会的圣洁，意味着生命以及真理标志着基督的教会；基督徒在世上的行为必须特别出色，足以引起不情愿的赞许、处于惊讶的好奇心或者威胁性的憎恨（彼前2:12；3:16；约15:18）。教会的合一需要一个新的群体在共同的信仰和生命上联在一起。教会的大公特性源自教会是天国的子民这一事实；它不能与导致堕落世界分裂的社会阶级和宗派理想同流合污，因为在基督里是新人类的开始。

教会的属天定义，决定了它在时间（争战的/得胜的）和空间（地方性的/普世性的）上以及属世和属天（有形的/无形的）的对立和统一。教会作为组织和有机体之间的区分，描述了教会要如何藉着圣灵的

情和命令生活。

使徒的教会

教会的标志是在新教改教时期发展出来，其核心就是教会是使徒的。基督的真教会确定无疑的记号就是宣讲使徒福音。耶稣拣选了十二人做祂的使徒（路6:13；太10:2；可3:16）。他们蒙召与祂同在，以便他们能做祂的见证人，见证祂的言行。他们也奉祂的名受差遣，首先去加利利各城，然后从耶路撒冷和犹太到撒玛利亚和地极（太10:5；20:19-20）。那些接待基督使徒的人就是接待了祂；那些拒绝他们的人也就拒绝了祂（太10:40；参：约20:21-23）。

耶稣使做信心宣告的彼得做了他教会中的基石。他和其他门徒一道被赐给了掌握天国钥匙的权柄。马太福音第16章对这钥匙的能力的大略描述被用在了马太福音第18章的实践上。任何不服从教会纪律的人都将要被“捆绑”——被宣布为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处在了天国的群体之外。耶稣把这钥匙的能力扩展到教会其它情形中，在那里三两个人聚集在一起裁决弟兄所致的冒犯（太18:19）。钥匙的使用并不仅限于十二使徒，而是祂的教会所拥有的权柄。但彼得和其他十一位使徒带着的钥匙有特别权柄。神家的根基，不是像路基一样不确定地继续发展，而是一次铺下，永定不移。耶稣基督把这权柄次给了那些祂最初的见证人，并且差派他们奉祂的名去宣告祂对进天国所提的条件。使徒的呼召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犹太律法中萨利亚（Saliyah）的功用。萨利亚被委派在特别事情上代表他的负责人。使徒代表基督，他们奉祂的名行事。那些接受他们的就接受了基督，那些拒绝他们信息的人在审判之日将要被定罪（太10:40）。但是使徒并没有被赐给像赋予律师那样的权力以就福音的条件进行谈判。他们所带的正是基督的道；信息和权柄都是祂的。实际上，对他们权柄的最强确认也正是它最严格的限制。那些接受他们的人接受了基督，正像那些接受基督的人接受了父（太10:40）。耶稣没有带来祂自己的信息，而是祂从父那里接受的（约7:16；8:26, 38）。这信息，而不是别的任何信息，正是使徒必须宣讲的。

教会是使徒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使徒根基之上的。保罗谈到了立下一个根基耶稣基督，换了一种说法，但意思没变。其他的教师也许用大理石和锻造的金子，或者只是用石膏板在这根基之上建造，但他们不能立下任何别的根基（林前3:1）。使徒的任务就是在耶稣自己所立的根基之上建造。

使徒的作用是独特的和不可重复的；他们接受了有关教会的意义和信息的启示。保罗把他的权柄建基在这启示之上（弗2:20；3:2-7）。因着圣灵，使徒被拣选（徒1:2）；通过圣灵，他们记住了基督的言行（约14:26；徒10:41）；也是通过圣灵，他们得到了复活的基督的完全启示（约15:26-27；16:13-15）。

使徒的创建性权柄被他们奉基督的名所表现的异能印证了。耶稣藉着说“大利大古米”（“闺女……起来！”可5:41）使一个女孩恢复了生命；彼得在向主祷告之后命令已死的寡妇：“大利大古米”（“大比大，起来！”徒9:40）。在哥林多伴随着保罗事奉的神迹、启示和异能正是他使徒职分的印证（林后12:12）。他必须提醒以属灵恩赐骄傲的哥林多的教会：正是通过他的宣教，他们才得到了这些恩赐。正是“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来2:4），神证明了使徒为主的道所作的见证是真的。

教会使得使徒福音历经多个世纪流传下来，并且传遍了地球。它所保有的既不是深植于传统的记忆，也不是适合较近年代的新福音，而是记录在新约默示之道中的使徒福音。保罗把他所领受的讲给哥林多教会听：“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林前15:1-4）。保罗以他的信息提醒哥林多人，仔细地为他们记下他所宣讲的福音。“他所关心的是教会应当保持他向它所传讲的道里面的传统，为着这一原因，他以书面形式重复了这些话。”

保罗教导说，新约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因为他们藉着启示领受了福音的奥秘。先前世代没有叫人知道的，如今已经“藉着圣灵启示祂的圣使徒和先知”了（弗3:5）。（西4:16；帖前5:27；参：启1:3）。凭着这种充满信心的书写，他期盼他的信与旧约先知们已被应验的著作一道在众教会中得以宣读。使徒的诫命与旧约先知的正典权柄是居于同一层面的；保罗的著作能够与其他（旧约）圣经归为一类（彼后3:2）。教会不是通过使徒所赐下的神的启示的来源（加1:1，6-9）。而新约启示是基督通过祂的圣灵所做之工的一部分；它是基督把祂的教会建于其上的使徒根基。基督通过祂的使徒所赐的福音见证不会再重复，他们的书面见证也不再修改。启示录的最终性也同等适用于使徒的全部圣经著作（启22:18-19）。

对使徒权柄的承认把一致性带给了早期教会的见证。在与诺斯底主义众多不同提法相对比的时候，教父诉诸于使徒教导的合一。就新约自身来说，彼得和保罗著作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彼得很亲密地了解耶稣，他也没有谈自己的个人感受，而是讲了使徒传统。他谈到了基督的受苦和后来的荣耀（彼前1:11；路24:44-49；徒17:2-3）。

在圣经的权威性上妥协就是破坏教会的使徒根基。当圣经的整体性被放弃，新约被认为包含着许多互相矛盾的神学的时候，基督教就必须改由教会历史来界定。妥协，藉着对圣经加添以及对它删减而来。汉斯昆观察到了改教者和罗马天主教神学之间的主要不同：改教者要求“不是……就是（either...or）”的地方，天主教神学所给出的都是“不但……而且（both...and）”。对路德来说，救恩是唯独靠信心，唯独经历恩典，唯独基于圣经权威而来。在每个关键地方，天特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都加上了一个“和”字：信心和工作，恩典和善功，圣经和传统。

但是，使徒传统不是先于新约圣经吗？教会不是两者都继承了吗？

为了证明正统教导的合法性，早期教父诉诸于主教和使徒的紧密联系。第二世纪，当教会与诺斯底异端争战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的诱因诉诸于口传见证。为自己的目的，诺斯底派扭曲了圣经，并且弄出了他们自己的赝品“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他们要求承认他们的使徒权柄。因此，正统教父就在地方性层面，从使徒教导的连续性中找到了对他们的理由的支持性见证。这种论证在第二世纪看起来特别有说服力，当时像士每拿（Smyrna）的坡吕甲（Polycarp，死于主后165年）那样的主教把使徒的时日几乎带进了活的记忆之中。然而，甚至在那个时候，爱任纽（Irenaeus）也必须在罗马列出十二个主教之多，以便把在职者埃鲁特斯（Eleutherus）与使徒联系起来。很清楚，继任主教的名单越长，对未被破坏的使徒传统的拥有权柄就越弱，除非其它的保证能够找到。爱任纽在按立的恩典和给长老和主教的某些真理的恩赐中找到了它。后来，当持异端邪说的主教出现的时候，对有保证的权柄的拥有权就收紧到只属于罗马主教了。有关使徒继承权在于教皇的教义，给传统提供了一个权威来源，但却误解了使徒的呼召。后来的教会主教没有一个能达到使徒在拣选马提亚时所定的条件（徒1:21-22）。没有一个教皇能够宣称看到了复活的主，汉斯昆观察到：“作为复活的主直接的见证人和信使，使徒不可能有继承者……从最早的见证人和信使的初始及基础性事奉的意义上来说，随着最后一个使徒的死去，使徒职分也就没了。”保罗提及自己是最后的使徒，不是从承认不配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作为外邦人的使徒，藉着召聚万民归主，把整个救赎历史带到了它所被预言的高潮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新约圣经中来源于圣灵默示的使徒见证，不但是完备的，而且是最终的。

使徒受差遣传递福音并且教导它。保罗深刻地认识到：他的呼召是作外邦人的使徒，是一个扎根基的宣教士。他旅行到罗马帝国的西部边界，为后来的建造者扎下了根基（林前3:10；罗15:20-21）。别的宣教士蒙召作传道，有时也作使徒，就像那些带着福音受“差遣”的人；但是这些人不能分享保罗和十二使徒的使徒权柄。

在使徒行传中，路加特别描述了使徒的根基性角色。他突出了为补足十二使徒的数目而对马提亚的拣选（徒1:26）。而且他摹（mó）画了，当教会建立的时候，使徒的领导角色（例如徒2:42）。但他也用这个词来描述宣教士（徒14:14）。保罗不仅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使徒”一词（加1:1，17；罗1:1；11:13；林前15:9；弗2:20；3:5；提前2:7），而且在较广泛的意义上用以定明他的宣教士同伴（罗16:7）和教会使者（林后8:23；腓2:25）的身份。他们是他的同工，在他播种的地方浇灌，在他这位主要建造者扎下根基的地方建造（林前3:5-15）。

教会是使徒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使徒教导之上的，也因为它的责任是要完成大使命。福音承载着真理，但不是为了安全保护的而被包裹严实的存放。尽管宗教改革重新抓住了保罗神学，但是一些人把他的宣教异像丢在了一旁，相信使徒已经完成了工作。十八世纪，威廉姆凯利（William Carey）的同事就对要他去印度宣教的呼召有争议。难道使徒已经把福音传遍整个世界了吗（罗10:18；林前4:9；西1:6）？凯利提醒他的反对者：耶稣基督应许要与教会同在，直到时代末了（太28:20）。主很明显盼望教会的宣教继续下去。对使徒职分，有一种截然相反的的错误解释宣称：教会没有宣教，只是存在于宣教之中。对教会宣教的强调不能被认为是错的；困难在于对教会作为与世界分离的神的选民存在加以否定。普世运动的标志——诺亚方舟载着十字架的图案——之中存在着某种反讽。要想找一个更有力的关于得救的人与失丧的人分离的图案非常困难。但是，藉着在其“仆人教会”神学中断言整个世界都得救了，普世运动恰恰拒绝了这种分离；教会和世界之间的唯一不同就是教会意识到了世界得救了。其领袖嘲笑福音派神学是在展示漂浮在快淹死的罪人的洪流之中的、为数极少的几个幸运之人的救生艇。没有使徒福音——神的烈怒以及祂在耶稣基督里的拯救公义在其中得以启示的福音，就不可能有教会的“使徒职分”（罗1:18-32）。

教会的合一

基督对祂的教会要求什么样的合一呢？

我们围成一圈手拉手而唱：“起联结作用的纽带有福了”，但这纽带看起来像什么呢？当然，它是无形的，我们也许喜欢它这个样子。越无形越好。如果不是因为它是无形的纽带，对于我们之间的隔阂，我们也许会觉着必须做些什么。当区别存在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为它们而骄傲。难道它们没有表现出基督徒情感表达的种种健康的不同吗？既然没有什么能破坏基督真教会的属灵合一，那么我们的不合一就不会很严重，我们可以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不合一都比机构式的超级教会好。我们不想要以教会强制性的组织形式联在一起的纽带。

然而，教会的合一的确如人们手拉手般将人联系在一起。如果基督没有把祂的教会“传给”即位的彼得的继承人，难道祂就没有留给祂任何有关祂在世上的团体生活的话吗？

福音派人是不能再回避这一问题了。我们被迫不但要思想主呼召我们一同做什么，而且要思想他呼召我们一同是什么。

耶稣基督在他的使徒见证人的根基之上建立了一个教会。神的新子民的合一是保罗向外邦人所传讲的好消息的一部分。以色列的弥赛亚，世界的救主，藉着祂的十字架，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墙。远离以色列的神的外邦人藉着信靠基督就被带到了近前。使徒保罗愿意赔上他的生命以建造基督用祂的身体所成就的合一（弗2:11-22）。他为外邦信徒要求了领受基督真割礼的权利。

正是与神的联合造就了神子民的合一。保罗的呼吁是急切的：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弗4:3-6）。

保罗在这里所使用的词汇，语气比译词“竭力”所表达的强烈。他实际上指的是我们对神自己的合一的全然委身。我们要合而为一，因为我们服事一神。如果我们服事多神——以西丝（Isis）、阿波罗（Apollo）、狄奥尼修（Dionysos）、德米特（Demeter）——那么我们会形成不同的敬拜，因为有“许多的神，许多的主”。但我们服事唯一真神，祂也是祂一家人的天父（弗3:14）。回应祂的爱会把我们彼此拉近，就像祂把我们拉向由之所出的祂那样确定无疑。如果有人宣称爱神却不爱他的弟兄，他就是说谎话的，并且是在自欺（约壹4:20）。没有与他的弟兄和好，任何人都不敢在敬拜中接近神；要让他先把礼物留在坛前，去同弟兄和好（太5:24）。

正如教会与父为一，它在主耶稣这聚羊成一群的牧人里面也是合一的（约10:16；弗4:5）。这就是当面临哥林多分党苗头的时候，保罗所呼吁的。一些人说是“属保罗的”，一些人说是“属亚波罗的”、一些人说是“属矶法的”，也有些人（他们鄙视其他人）说是“属基督的”。没有人比保罗珍视自己的呼召和赐给他的启示更多。他甚至讲过“我的福音”。但是，正如我们能想象的，他不赞同他自己的追随者，也没有说：“你们好好跟从我，因为唯独我有给外邦人的全部福音。”代之则是，他责备那些使用他名字的人：“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林前1:13）。对保罗来说，基督的身体不只是教会的标志。与基督代表性的联合是教会的救恩。保罗说：“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西1:22）。教会是与舍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那一个身体相联合的。如果一些哥林多人是“属保罗的”，那么保罗的身体就必须为他们舍掉。

洗礼是与基督联合的标志。它是一个藉着洁净命名的礼仪，而所给的名就是基督的名。我们不是属保罗的、亚波罗的、彼得的、路德的、加尔文的，或者卫斯理的：我们是基督徒，带有主基督的名字。需要确知的是，保罗承认使基督徒与异端分裂的分党，但不承认使基督徒彼此分裂的分党（林前11:18-19）。

与洗礼一样，圣餐传讲了基督的合一。我们是分享一个饼的一个身体（林前10:17）。圣礼雄辩有力地表明了藉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与他联合的象征意义。

基督徒与基督的生命联合也要求我们合一。耶稣祷告所有信徒“都合而为一。正如祢父在我里面，我在祢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祢差了我来”（约17:21）。耶稣要求信徒的合一，不但彼此合一而且与祢与父合一，要使世人信服。在一父、一主之外，保罗加了一灵（弗4:4）。教会要保持圣灵的合一，因为正是藉着圣灵，教会与基督与父联合在了一起。有一种很大的误解，它能使一切我们可以知道的有关在父和子在内的教会合一无效。这就是对圣灵的“属灵化（Spiritualizing）”，或者甚至是“汽化（vaporizing）”。我们也许会把圣灵的联系看成是无关紧要的。倘若它在严格意义上是“属灵的”，我们也出于敬虔认同在基督里的任何形式的合一，这就完全是属世的了。创造主圣灵是不但成就了第一次而且也成就了第二次造物的那位。基督的复活是藉着圣灵的能力而来的；我们对复活所盼望的灵体有其实存，这实存在我们现今的肉体看起来的确就像沉重的泥土。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赐下实存，要实存化。圣灵是凭据，提前赐下的最后救赎的实存（弗1:11，13-14）。圣灵的交通超出了友爱的意义。它是对圣灵同在，对祢的恩赐的共享。那些分享圣灵的人有一样的心思，并且联合在主的爱中（腓2:1-2）。在怜悯上交通包括在物质祝福上的交通：那些分享共同生活的人会分享日用的饮食和衣物。新约中的Koinonia（希腊文：交通、相交、团契）经常指的是这类的分享（徒2:42；罗15:26；林后8:4；来13:16）。圣灵的合一应当像人们手握手时那样可以感知。

圣灵的恩赐不同，但它们从不分开，因为它们能使教会作为一个有机体运作，成为基督的身体。圣灵恩赐的“分别”（*diairesis*林前12:4, 11）与肉身的“分门结党”（*hairesis*，林前11:19）是相反的。眼睛需要脚；耳朵需要手。器官的合一要求功能的分别（林前12）。作“鼻子”的基督徒也许会被诱惑表示友爱，以便从教会其他会员那里闻出属世的气息来。但就属灵的恩赐来说，基督徒常常最需要那些与他们最不相同的人。寻求圣灵的合一，意味着欣赏圣灵恩赐的多样性并且互相学习——一同成长达至基督完全的成熟。

除了我们因其而不同的恩赐之外，还有那些使我们彼此相象的恩典和果子，这正如我们被塑造得像基督一样。圣灵的这些果子保守着合一：谦虚、温柔、忍耐、宽容，还有最重要的——爱（加5:22；弗4:2；林前13）。

保罗所谴责的哥林多分裂之灵缺少这种爱，而且同一种灵在教会历史上打碎了基督身体的合一。在教派社群之内，基督徒对彼此执行一种拒绝用于其它教派的基督徒的团契尺度。藉着发起一个新的、没有分裂的教会来消除分党分派的努力，只是又重复了哥林多“基督”派的错误——并且又产生了别的教派。回顾一个宗派法定继承谱系可以了解一个个分裂的派系如何出现及被排斥出教会的，分党分派的存在是历史事实。一组教会也许会因为与某个特别的教派割断交通而走错，但是这错误并不能拦阻分裂的群体依然或者最终显明真教会的标志。如果是双方的错误导致了分裂，那么这就会更清楚。在每种情况下，不管怎样，疗伤的责任都是存在的，而且必须凭着信心和爱从悔改和更新开始。

正如有关教会的使徒教训在它的教导之中必须是明显的一样，教会的合一在它的团契之中也必须是明显的。当没有教会在它的教导上完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区分在教义上有缺陷的教会和那些背道、已经弃绝使徒“纯正话语的规模”（提后1:13-14）的教会。就教会的合一来说，这种区分是必须的。在改教时期，改教者必须面对他们不再与罗马的教皇有交通的事实。那他们就在基督教会团契之外了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们分析了真教会的标志（我们将在第8章思想这一问题）。

教会要在圣灵里合一，与耶稣基督联合，而且在信心中合一，就必须也是神在地上的圣洁子民，成长象基督，并且作为在基督里的新人类的开始，超越属世的分党分派。